

汉口路的旧书摊

时间快得让人反而算不过来,也就是眼前的事情,一转眼就成了记忆中斑驳的碎片。手勤的,也许在家里箱子底的日记本上还留下片言只语;再幸运一点则可能留几张照片。这些都没有的,就只剩了回忆。而回忆,多半单向街的滤网,大概大脑只喜欢幸福,把大部分的黑暗压入了潜意识深处。

李曼

1996年南京大学在评选211之前,汉口路没有做改造。当时整个汉口路都是旧书摊。现在的汉口路已经是拓宽了。当年,面对南京大学教学区的大门,俗称北园,右手边,现在路边绿化带的地方就是汉口路两侧的人行道。所以,汉口路有多窄?你可以想象。

不过,这条汉口路从东到

西,就这么在人行道上,铺满了书。过了南大的大门,偶尔有几个小吃铺子卖着砂锅、鸭血粉丝、回卤干、茶叶蛋等。其他地方,也都是旧书。

上世纪90年代,开始实行双休日。在那之前,只有周日才休息。到了双休日,这条街,除了让车辆通过的路面,其他都被书占了。大部分书,是竖着垒起来的,也有一些书是平铺的。书后面的定价,大部分被刮去,重新用笔写了标价。即使这样,你还是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。

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没能给这个场景拍几张照片。但是,想象一下,一条街的两侧,一米宽,两三百米长,摆满了书,那是怎样的场景啊!

书的种类从教科书、教辅书,到当年流行的武侠、言情小

说,一应俱全。那时候民营书店都还没起步,一个城市能买书的地方,主要是新华书店,和一些很小的书报摊点,这样的旧书摊就像现在的outlet一样,确实是购买奢侈品的地方。我在这买到过爱因斯坦论相对论的意义,花了5毛钱。当时开心到极点,而回去后,发现原价是5分,又瞬时觉得摊贩无良。不过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书和定价了。想想那时候一斤米都要一毛四分钱。5分钱能买爱因斯坦的小册子,不知道是便宜还是知识不值钱。

当年流行台湾作家三毛。那个年代,印刷术发展还非常有限。盗版书很少见。毕竟连windows系统还没推广,汉字的输入在计算机上都还是件奢侈的事情。要凑齐整套三毛的作品,总是很难。也就这样,东一

本,西一本,不同出版社的三毛,集合在一起。在没有微信、微博的时代,看三毛大姐晒旅游,晒爱情,晒各种家里的宝贝,居然不觉得low,反而羡慕、向往。这也是现在每天看各类网红所没有的感觉。

江南雨水多,不管这些书怎么用雨篷盖着,几场雨后,旧书或沾着泥巴,或霉迹斑斑。这个时候,是纯天然打折季了。砍个1/4价格,或买一赠一就此发生。

那是1994年的汉口路,冬日的阳光偶尔从法国梧桐的枝干间洒到路边的小桌子上,炉灶上放了5-6只砂锅,两块钱的砂锅放了香肠、回卤干、鸡蛋,上面淋上一把香菜,北风肆无忌惮地从路边卷起,而我就着一本旧书,人窝在棉袄中,贪婪地吃着面前的砂锅。

微观



早晨

最爱星期五

零下2度,出门冷得心脏都缩了起来。小区的水池,表面结了薄薄一层冰。几只麻雀在草地上散步,大概是找草丛里散落的草籽。天阴,平常那些晒太阳的猫都不见了。旁边一栋楼的阿姨,拎着一包食物出来,站在单元门口“喵呜”一声,猫儿们从四面八方蹿了过来。阿姨笑眯眯:“乖,不要抢,都有,都有。”它们像是听得懂,顷刻安静了。

自调奶茶

邢精达

早餐几乎都是孩子他妈亲手张罗,面包自制,鲜奶茶自调。五岁的儿子有天突问了个问题:“爸爸,你知道鲜奶茶怎么泡最快吗?”我答不知道。儿子说:“首先,要买一罐鲜奶,再买一罐红茶,插进吸管,两根吸管都放进嘴巴,一起吸,到嘴里就变成奶茶了啊。”奶奶知道孙子的创意之后,只下了一句简单评论:“你家是缺杯子吗?”

给你焐手

yan

这个冬天最温暖的事,是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。路上他会告诉我这一天班上“有趣”的事情,上坡会为我加油,下坡会让我慢一点。有一天我忘戴手套了,他说,妈妈等回家我给你焐焐手。虽然天很冷,但和他在一起真的很温暖。开车接送是体会不到这一切的。

不要说

蔡源霞

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加我QQ,说是找了好久,辗转了很多人才找到我的QQ。我当时挺感动,真是难得这么多年还记得我。聊了几次后,朋友忽然说:“当时很喜欢你,但是一直没好意思说出来,想问你一句,如果现在你未嫁我未娶,你会答应我吗?”我一听便有些无趣,你在最该表白的时候都不敢说。现在,你不过是为了解惑才说这句话,我说会答应,于我是个笑话,我说不答应,于你是个伤害。我不喜欢暗恋,男人也好,女人也罢,一个人没有说出爱的勇气,没有接受失败的坦然,没有继续追求的毅力。再爱,也没有力量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《马戏团》木刻

[德] 克尔施奈尔

青石街

7号

NEW SUPPLEMENT

抢车位

杨长平

这天回家,刚进门,看到岳母过来了,她一脸诧异的神情:“咦,怎么这么早回来?”

还没等我开口,老婆接话:“为了抢车位呗,回来晚了没地方停车。”岳母没再说什么,却仍面露不解之色。

我住的小区,没有地下停车场,刚搬进去时,买车的人也不多。每天早回晚回,都有大把停车位。所以,无论参加公司接待,还是自己约见客户,我一点也不担心,常常很晚才回家。老婆看着我的肚皮越来越大,多次提醒我:“工作重要,身体更重要。”特别是有时间到我身上的酒味,她更加火大:“喝酒还开车,要不要命啦?”我只好好像犯错的孩子,低声认错:“就在家门口而已,以后不敢了。”

后来,小区的车辆越来越

多,如果回家晚了,连绿化带内都或横或竖摆得满满的。有天晚上,我实在找不到位置,就把车停在小区外的街道旁。第二天取车时,发现尾箱被撬了。虽然没什么东西可丢,但老婆却不依不饶:“都怪你,一天在外瞎整,看哪天把车都整得不见了。”

从那以后,每天下午五点左右,我就充满危机感。一到下班时间,不管三七二十一,开车就往家赶,进了小区,直接抢占单元门口的位置。如果有客户要见,就走路过去。所以,回家时间自然比以前早多了。

我刚把这些告诉岳母,老婆又凑过来:“自从开始抢车位后,不仅回家早了,而且应酬少了,身体好了。”我看看自己,发现肚皮真的小了不少。

在冬日阳光里打盹

毛臣

阴霾的天气终于一扫而过,空气质量明显地好转起来。清晨起来喝杯水,在落地的窗前,看着阳台的绿萝生机盎然地在阳光下生长,风信子在玻璃杯里安静地呼吸,仿佛有一股力量正在体内即将爆发。

翻开报纸,年底各大头条的盘点,娱乐名人的作品、各种骂战、各种政治事件的升级,林林总总,充斥着这个岁末的眼界空间。我们的眼睛在赤裸裸的寒风中战斗,心似乎在寻找温暖的东西。冷风是可怕的,冷雨也让人心烦,唯有冬天的阳光让人温暖,把疲惫和委屈沉重暂时放下,在阳光里安详地打盹,然后再次启程。

记忆中始终记得那一次突然回家,远远地看见母亲坐在门口,那时候阳光正好,走近后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屋,不忍心打扰这阳光营造的温暖、静谧

的氛围。

母亲经常会嘘寒问暖,阳光灿烂的日子,把老家的棉被拿出来暴晒,整个晚上都是阳光的味道。在城市里,不用空调和电热毯的话,两床被子都不觉暖,而母亲从老家亲手摘的棉花,一床就能捂出汗来。母亲还说,冬天的阳光是件棉袄,没有经历过严寒的人是不会眷恋的。人生之路上,那些雪中送炭的人给予我们的温暖,是我们一辈子的财富。

美国作家梭罗说过,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,阳光一样照耀着你的窗户。他说,黄昏的霞光照到济贫院的窗户上,如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耀眼夺目。此时此刻,我想,无论是身处全景观落地窗的温暖写字楼,还是在街头太阳下恣意睡觉的流浪汉,上天都同样给予了最美的恩赐。

巷口修车人

李波

巷口修车铺的师傅姓王,是个跛子,他老婆是个哑巴,常笑嘻嘻坐在一旁看男人修车。王师傅手艺好,收费也比其他修车铺便宜得多。

有辆旧自行车常年不用,放着占地,就去拜托王师傅帮着卖掉。王师傅说这车可以卖的,不过要修一修。问他能卖多少钱,王师傅说五六十元吧。我说给30元得了,他坚持要给40元,哑巴老婆也竖起4根指头“帮腔”。

几天后去打听情况,王师傅说还没卖掉,再等段时间。旁边修锁的师傅说,王师傅为这车可受罪了,每晚收摊都要一瘸一跛地弄回去,生怕弄丢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,不见了修车铺,问修锁师傅,他也不知道王师傅的去向。心想,王师傅不至于为这几十元钱玩失踪吧?

送老婆去医院治感冒,无

意间遇着了王师傅的哑巴老婆,我们想避开免得她尴尬,她却主动迎上来跟我们“解释”。原来有天在收摊回家的路上,王师傅被一辆摩托车撞了,人在家里养伤。她是来买药的,“说”车还没卖掉。我们为误解了王师傅而心存愧疚。老婆用手势“告诉”她,这车我们不要了,可她大摇其头。

我们早把卖车的事儿忘了。那天我和老婆逛街,老远就看到王师傅的修车铺。我们想绕着车铺过去,可还是被王师傅的哑巴老婆看到了,一边“吼吼吼”叫着一边招手,我们只好拢过去。王师傅说车子卖了55块,他要给我们40块,我说:“就留给你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吧!”说什么王师傅也不肯要,哑巴老婆像要跟我们“吵架”似的,从王师傅手中抢过钱硬塞到我老婆手上。